

女生·纯情·故事

pink love

青春图书馆

主编：唐朝晖 方达

爱琴海里的咖啡双鱼

其实那是最纯真的一种感情
就是单纯的喜欢
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
水晶般晶莹剔透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琴海里的咖啡双鱼/唐朝晖编.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06.8
(she • pink love)
ISBN 7-5404-3775-8

I. 爱... II. 唐...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86075号

爱琴海里的咖啡双鱼

策 划: 唐 敏
文字编选: 黄 兴
封面插画: 刷刷 周 博
内文插画: 段颖婷
责任编辑: 唐 敏 (tang_m_in@tom.com)
封面设计: 进 子 蒋武智 阿 明 谢 琴
版式设计: 非·视觉印象平面设计工作室
www.free-vision.net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<http://www.hnwy.net>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开本 = 787 × 1092 mm 1/16
印张 = 12 插页 = 6
印数 = 1—6,000
书号 = ISBN 7-5404-3775-8/I · 2299
定价 = 22.8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

女生·纯情·故事

系列





策 划：唐 敏

文字编选：黄 兴

封面插画：刷 刷 周 博

内文插画：段颖婷

责任编辑：唐 敏 (tang_m_in@tom.com)

封面设计：进 子 蒋武智 阿 明 谢 琴

版式设计：非·视觉印象平面设计工作室
www.free-vision.net

多 一 点 浪 漫 多 一 点 梦 幻

多 一 些 幸 福 多 一 些 感 动

一 起 S H E 的 纯 爱 时 代

More Dreams, More Happiness, Share true love with SHE

海里的咖啡双鱼

主编：唐朝晖 方达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目录Contents ...

刀口上的一场舞蹈 舟卉.....007

这是我初恋的故事，感觉像跳在刀口上的一场舞。

扬一的出现，对我而言，是个诱惑。我在诱惑里晕转，同一天，樱花的落瓣也在窗台上转啊转。

蝴蝶的终点 语笑嫣然.....019

杜明峰抬头，看见小末被泥土弄脏的脸，笑呵呵地说，这样就看不清小末的胎记了。小末捶他，杜明峰慌忙躲避，他说，我的意思是，其实你长得挺好看的，那胎记，就当是蝴蝶在你脸上停靠，几个女生能有此殊荣。

小末听见，心底有细碎而美好的声音，如花儿开放。

就像一场烟火的表演 语笑嫣然.....030

没有完美的王子和公主，爱情从来都是神秘的未知数。

滨江路上有一场烟火的表演，左左在宿舍的楼顶就能清晰地看见。她之所以看，是因为她觉得她与林佑之间就如同这烟火。他绽放，她便欢喜，仰望，一切都是她自愿，她亦无怨。

迟爱

语笑嫣然

他故意放慢步子，看着德娅像一只蝴蝶那样忙碌。是的，他觉得那就是蝴蝶而非蜜蜂，因为蜜蜂的忙碌是快乐的，而蝴蝶，往往她美丽的华衣掩盖了不为人知的忧伤。

039

我对着最左边的那朵绿色仙人掌，轻轻地说：“我爱你。”

然后对着它旁边粉红的那朵，无声无息地在心里说：“我恨你。”

而我镇定下来，仔细回想那夜我站在月下许过的话，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，到底是对哪一棵说了“我爱你”，哪一棵说了“我恨你”。所有记忆竟然都淡了。

047

请与一朵粉红相恩爱

所谓双鱼

亲爱的，我看见你

所谓双鱼

我忘了许多的事，我一直记得的是，我喜欢的人，他一定要忧愁，像童话里忧愁的小王子。

我想与她倾心相爱，可是时间不对，我们不在正好对的时间里遇见，我们错肩而过，心存遗憾，却留下一瞬间的美好。

059

她是蛰伏在中央的小小的蜘蛛。她慢慢长大，身子底下的网慢慢变稀，她很急地想要将网捕起来，但是无意间把洞越扯越大。

也许等到所有的网都变得稀疏，她的纯真年代就真的要过完了。

070

右手边的小王子

涅槃

图图的最末枝桠

七日霜飞

096

图图离开的第二个星期，我爬到很高很高的树上去看云彩。捋起袖子挽了裤腿把脚踢得高高，阳光直射过来，我的皮肤是鱼肚般煞人的颜色。

小疆走后，我爬到很高很高的树上去看云彩。捋起袖子挽了裤腿把脚踢得高高，阳光直射过来，我的皮肤是完美的小麦色。

我跑到四季青丛里找球，球是找到了，一抬头却遇见一双小鹿班比一样的眼睛，那双眼睛已经变成了粉红色，盈了满满的泪水。那一瞬间，我已经看见了一个没有翅膀的小天使。

天使鱼的逃亡

水阡墨

107

那一生爱着的牙齿

小鸟凶猛

126

那像一颗洁白的钻石，还闪着小光晕，他和素素说这是鸟鲨的牙齿。这种牙齿在澳洲很珍贵，鸟鲨靠吃海鸟为生，先是在海面上浮着，露出背鳍，引诱飞倦了的鸟落下来栖息，然后猛抬头，张口把海鸟吞进去。

最后的盛夏

花期已过

133

大家看见他在超市里很突然地就哭了，脸部抽搐，哭声巨大而空旷。他手里拿了一罐八宝粥，八宝粥的底部用红色的水笔画着一个笑脸，那是很久以前他和林七七一起画上去的。

当我一个人抬头看着夕阳奔向山谷的怀抱，染红西边天空最后一片云彩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嘉琪。想起晚风中她飘飞的长发，淡淡的香味从乌黑的头发间溜出来不断地在空气中弥漫，想她留在夕阳中的笑容。我很失落地回过头转身离去，这时我看见了站在我身后的苏雪。

我想说声我爱你

黄兴

142

终于忘记你的脸

阿祖

150

双双说，两个人的爱情就像是一场战争，总有一个人爱得多些，这个人便会输。输掉的人付出一切，却不一定能得到什么。

苏步城有些难受，蹲在地上想吐，费了半天力气什么也没吐出来。他再一次想起米米，却怎么也记不起她的样子了。

她曾那么接近幸福

一草

163

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一点都不开心，当她一个人看着外面繁花似锦的景象，她很自然又想起去年的九月，自己在这儿遭遇了这个叫鯉的男子，他们一起放风筝，然后在那个美丽的夜有他Versace的烟灰色大衣，温柔并且富有力度的舌尖，还有那一声不知为谁许诺的爱情宣言。

我和小鱼的爱情

水格

174

在去北京的那个夏天，我谈了这场荒唐而潦草的恋爱。我不知道那叫做什么，我不知道继续下去是不是会有爱情。我不知道爱情的颜色会不会把我变得快乐起来。

刀口上的一场舞蹈

文 / 舟卉

这是我初恋的故事，感觉像跳在刀口上的一场舞。

那一年，我二十岁，但实际离我十九岁的生日还剩半年。那个阳光淡淡的初夏午后，他如缕清风没有半丝声息地落在讲台边。之前，我没有一点预感。我常常这样，埋着头看书。那会儿刚好书看累了，抬头间才发现硕大无边的黑板前，立着一个陌生而美丽的男孩。

他叫扬一，他自己介绍的。飞扬的扬，一二三四的一。开场白短得就如他的名字，而他的样子也同样简洁如一，清爽，飘逸。他从省城杭州的一所美专来，因为户籍关系，回家乡参加高考，正好插在我们班上。他说的就这些。我所知道的，也就这些。



他从台上走下来,走过我的身边。我冲他微笑,友好的微笑,含着些欢迎的意味。他把目光从一望无际的前面收回,落在我头顶,然后是我的前额,眼睛,嘴角。他的微笑,淡淡的。

那双童话里王子才有的大眼睛装满了忧郁。我不明白。

他走过去了,我开始怀念他的忧郁。

他坐教室最后一排,我在第二排。我小心翼翼回头,去望他,看见影影绰绰一片模糊的脸,只在那一绺缝隙里,有着他点点闪烁的黑发。

那时,樱花还没有落尽。窗外有一排瘦瘦的樱花树,花开得不多,偶尔有一瓣两瓣淡粉的花叶飘到窗台上,吹贴在玻璃前,像个暖暖的斑点。每天,我都拾起一片,夹在政治课本里,看着它枯萎,看着它最后一抹余香消融在字里行间。我也是个忧郁的女孩。

第一次模拟考刚刚过去,成绩还没有下来。考前的两个月零九天,我像头麻木的黑牛蠕在黑色的田垅上,背脊上驮着我后半生的希望。我常常失眠,寒假回来后就再也没有睡好过。疲乏的脚步如同踩在悬空的铁锁链上,在考前的日子里晃啊晃,一不小心,就晃出去了。生活过得无聊极了,早起伴着星星晨读,晚上陪着清寒的弦月走回宿舍,迷迷糊糊,像机械的发条咯吱咯吱每天重复、轮转,疲惫在轮转的齿轮间碾了又碾。

他们都说我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,他们都用怪异的目光看我,那怪异里九成是佩服。其实,我不是有意要这样子,是班主任把我人为地树成了楷模。她要他们都向我学习。我很累。

学校像一个孤岛,栖在蓝莹莹的湖上,湖上有农家发出吱噜吱噜声响灰黑的乌篷船,也有拍着翅膀凌水而飞的白鸟。湖边留着丰子恺住过的杨柳小屋和丐尊先生的平屋,白墙黑瓦门掩着,院子上头有一方蓝蓝的天空。

学校与世隔绝着,是文物保护单位。有山围着,有湖绕着。半垣爬满金银花的断墙留在湖边,披满湿漉漉的苔藓。断墙外有一条小径,旁边是一络狭长的湖。水上斜卧密绒绒的古榕,槐树也有,榆树也有,榆钱儿在风里哗啦哗啦响着。对岸蒿草间游过细腰的水蛇。远处有一座青石板的小桥,桥头蓬着荆棘,爬着藤蔓;还有一座土丘,种满坡满坡的桃李,曾经一段时间红过白过。现在都谢了,留着丘下一间孤零零的茅草舍。

草舍旁的木桩上拴着的一条小黄狗,吠声偶尔也传过河对面来。其他的,便是田野了,江南的田野。那时梅雨季节刚刚过去,天空还有些碎碎蒙蒙,泥土润得能捏出水珠儿来。菜花落了,小麦长了,全是绿的,已看不到金黄与碧绿一块一块的切割。再远些,便是一垄青山,隔着树,隔着湖,能见到山腰里几排拱形的坟墓,和坟墓旁边新鲜的花圈。

那一年的我,纤瘦,有点单薄。我不漂亮,因为文科班里美女如云。我惟一的是一头长发,像水波,也像雾。刚洗完头,那些美女们常在背后惊啧。而我总是只拿一条淡淡的头绳扎着。

班主任找尖子生家长开会。出来时,母亲狠狠拍了我一下肩膀,吓我一跳。“我就放心我们家冉冉,状元的料!”

她很得意。阳光在她脸上明晃晃的。她很少会在周末来学校看我。

她忙,我知道。她一直固执地认为,有了女朋友的男孩或者有了男朋友的女孩,都是不能考状元的。她的顽固让我觉得好笑,但我没想过要反驳。她说班主任很有意思,指着其中一位家长说她女儿一学期内已换了三个男孩。

母亲是惟一没有被点到的。班主任很放心我,她说。

我不知道,这个放心指什么,状元,还是没有男朋友?

班上已经有些冷漠,像一潭死水,沉沉的。每个人都浸在潭中,挣扎过后疲惫地喘着粗气,面孔冰冰的,麻木地等着属于自己的结果。我以为,我会一直这样麻木,直到七月。

扬一的出现,对我而言,是个诱惑。我在诱惑里晕眩,同一天,樱花的落瓣也在窗台上转啊转。

教室的门开在后头,每次进去时,我总低着头,只敢偷偷睨一眼,像做贼一般,惶惶地看他座位是否空着。胆怯尽管胆怯着,却又歇斯底里希望他不经意间也正好转过头来,看我。

他不用上体育课,于是那天我偶尔听到了班长在提他。我知道了,他大我三岁。但在他脸上,我看不出年长三年的痕迹。一样柔嫩的额头,一样年轻的眼睛。只那层薄薄的脆弱的忧郁,仿佛有点不同。班长站在老槐树下,周围聚着一群听众。她叫扬一的名字,就像叫张三李四。我羡慕她。我躲得远远的,那美丽的名字,让我不安。

后来又有一天上体育课,记得是打乒乓球,我中途回了趟教室取份什么表格。出来时,他正从对面的办公楼里走出,低着头。我慌了一下,周围静悄悄的,只有樱花的瓣儿在无声地落下。

我犹豫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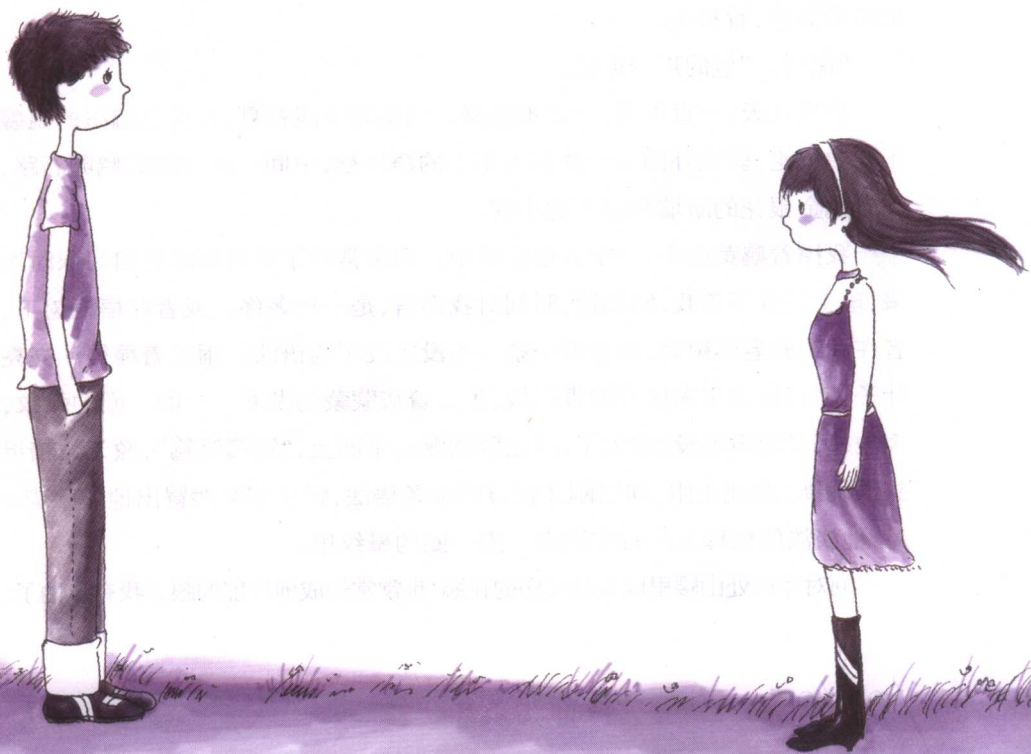
我终于侧过脸去,脸上有着微笑。但我竟没有叫他——那个一直诱惑我的名字。我心里掠过淡淡的遗憾,后悔自己那一瞬间里的怯懦。

樱花飘落着，初夏的上午，他向我走来。薄薄的毛衣，胸前有条淡蓝淡蓝的痕。

“嗨。”忘了谁先开的口。我们一起往前走着。阳光很好，暖暖的。他个高，我有点像偎在他身旁。我们中间留着一条阳光的缝。我去操场，他去操场旁的行政楼。那段路很长，旁边开着彩色的野花。对面有同学走来，叫我。我有点紧张，恍恍惚惚应了，又恍恍惚惚往前走。我没有抬头看他。我问他对学校的印象，他说了很多，其中有一句是很美，我记得最牢。我希望路能一直走下去，永远不要有尽头。

在岔路口，他要朝左走，我朝右。“拜拜。”我对他说，他也对我说了。回头，那条开满鲜花的路，蜿蜒至樱花的深处，宁静着，涂了阳光的色泽。

自习课上，白炽灯一排一排亮着，无声的，照着黑压压的头。偶尔几声咳嗽从四周响起，像当空开的爆竹。我呼吸着教室里几十个人共同吞吐的空气，混浊而窒息，快乐得痛苦得压抑得想要从窗口逃出去。靠着他方向的那瓣耳朵，一直通红。



高三了尽管高三着,晨操和课间锻炼仍还照常。五月初的清晨有点冷,山谷里常弥漫起薄薄的雾。在那条湿漉漉的小路上,我又见着他,周围全是别班陌生的同学。我拐到教学楼后面织着篱笆的小路,真的只是偶然。拐了弯,他就在前面,大概四五步远。我叫他了,扬一。第一次,有点紧张。

他穿了一套李宁运动服,白色的,很薄。在这样一个有雾的清冽的早晨。

“冷吗?”我问他。我看见他极力想掩饰住肩头的瑟缩。

“嗯。”

“看你穿这么少,这里是山谷,一天温差很大。你刚来可能还不习惯,等再过些日子,会好的。”

“对了,呆会儿别忘了加件衣服。”

我说了一串话,他静静听着。最末那句,本来只是无意间的提醒,可那会儿,我刚好抬起头。他看着我,目光愣了一下,那里面除了感激,还有一点点不知所措的东西,像雾水一样温柔。我愣了,蓦然想起什么,心怦怦乱跳。我低下头,连忙去看篱笆,看石头。

“谢谢。”他的声音很轻。

后来几天,一直下雨,一直不出操。我望着淡淡初夏,在自己编织的温馨与不安中沉沦。教室外面有一片不大不小的梧桐林,中间一条细细的鹅卵石路,通向爬满金银花的断墙和墙外的小河。

我撑着鹅黄的伞,一个人走在雨中。我常常带了英语课本趁自习课时逃出来,班主任并不管我,她知道,时间对我而言,是一种奢侈。或者在梧桐树下,或者在湖边的老榕树旁,我背着一一条一条没完没了的语法。雨敲着绿得油亮亮的叶子,敲着岸边用来搓衣的青石板,也敲着灰蒙蒙的湖面。一圈一圈的弧纹,无声地起,又无声地没。雨大了,落在紧绷的伞面上,“笃笃笃笃”,像无数精灵在头顶跳舞。我闭上眼,回忆刚才记过的那条语法,眼前却突然冒出他的脸庞。一晃,他淡淡的忧郁又消融在湖面一圈一圈的晕纹里。

河对岸远处,山腰里坟头前哀伤的花圈,也常常幻成他忧郁的眼。我有点怕了。